V
D959.1914
P75l

4

白鹿洞書院新志卷之六

南康府學生劉　焌星子縣學生胡雲校勘
南康府學生繆建和上高縣學生黃炎續校

文志三第十

序記凡二十首

白鹿洞書院記

呂祖謙字伯恭號東萊先生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眡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盖唐李渤之隱居

南康府北行一十五里廬山五老峯之東舊有
白鹿洞書院院後有崇山峻嶺騎馳雲矗而來
結為院基群山環繞於左右前有三小峯峭拔
奇偉如拱如揖西有泉水瀉出于岩谷之間衝
濤觸石懸為瀑布湧為雪浪滙為清池淵泓澄
碧洞鑒萬彙折流而東經于院門而去嘉葩茂
樹脩篁奇石交布於其上唐李渤先生兄弟愛
其山水之勝隱居讀書於其地嘗養白鹿以自

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刱於南唐其事至鮮我太宗於汛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勸封殖如恐不及規模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者之宮圮於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比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徒之恥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室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旨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迺屬軍學教授楊君大法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其成祖謙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阨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閒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賜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具備當是時士皆尚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詁而不鑿雖學

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於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賓興之法繙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歎息於斯焉建炎冉造典刑文獻寖還舊規關洛緒言稍出於毀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躐等凌節忽近慕遠未能窺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聖賢之病如是洞之所傳道羨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緝先儒淳固慤實之餘風復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揚熙寧開廸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士者所當謹

若李濬之之遺迹固不得而畧也侯於是役重
民之勞賦功以殺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
意有餘矣興廢始末見於當塗郭祥正所記者
皆不書

白鹿洞書院新田記

虞集 字伯生 學士

南康白鹿洞書院山長朱實翁誦其郡守崔侯
之言曰昔者斯洞在南唐時學者之盛猶至數
百人家初固不待言矣及朱文公作而興之以
講道其間其規約之要被乎天下學者嚮往以
為宗焉此其所建立又非昔人所能及者翼之
不敏假守茲郡誠不敢以學校為緩於聖人之
道誠亦知所尊信而未之能學也思致其所以
為教者而未之能為也然而繕其廩餼使其師
弟子得安於治其業顧力雖不足猶庶幾可能
乎乃視學田之入而節縮其冗泛計其資之積
可易民田百畝實翁之未至也教授王君肖翁

實攝書院之事乃能親行田視其肥磽去取之
故所得皆上壤夫侯之意王君之勞田之始入
皆不可無記頑刻其事于石嗚呼朱子之書學
者蓋家藏而人誦之矣其於聖賢之傳為學之
要本末始終毫分縷析無復餘蘊使窮鄉下邑
獨學特行之士苟能玩而習之思而得之體而
踐之及其久也猶可以入聖賢之域況乎有明
師良友相先後之討論問辨以求其正觀感契
會以推致其極者乎此其人固何待於人人食
而後用也雖然侯郡守也書院郡之學也白侯
為之者當如是耳來者其勿負侯之心也哉侯
名翼之字鵬舉燕山人歷官多美政守斯郡也
二年矣通練樂易敏勤堅信民無隱情庭無留
事莫用民力也若增石閘繕郡治非必當為者
不為也是以事集而人不知擾至治初元之詔
命司臬事舉天下令之最江西部使者牢某

舉侯政績著明考二十五事後使者按列察之
如　併以上御史邦人士請像侯而祠之侯亦
莫能止也其得民如此王君金華人其大父師
勉齋黄氏巢君番易人其父師雙峰饒氏皆不
忘其世學故併書之

遊白鹿洞記

王禕 見姓氏志

余到郡已數月欲至白鹿洞甚渴左右為余言曰
往時荆棘塞路不可往頃因伐大木往者衆始
乃始通然路上虎縱横苟欲往非多擁騶從不
可用是欲行輒復止也會行省荐檄郡守取大
木余挾星子令及都昌主簿彭能領丁夫與同
往去郡北行十五里至羅漢寺路分西岐由西
入棲賢谷東則至白鹿洞也北至西山勢回合
當其合處澗水出焉過澗逾小嶺嶺有缺若關
門然入關路循澗北並山轉澗南皆良田也約
二三里乃至書院遺址正當五老峯下書院燬

已十五年樹生尾礫間大且數圍前有石橋曰
濯纓其左又有橋曰桃流過桃流則從列女
廟登北岡岡上有太杉木六七百年物有司今
伐為御殿木矣於是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從
卒指殿堂齋舍及風泉雲壑樓故處以告其歷
歷慨想昔日規制不可見惟聞山鳥相呼山鳴
谷應餘韻悠揚恍類絃歌聲或云從此右折東
有逾重岡行二三里乃至所謂白鹿洞從洞

後復右折陟嶺乃可到尋真觀望水簾
徙徘徊久之而還按白鹿洞唐李渤讀
書處也
南唐昇元中始即其地為學給田以食其徒所
謂廬山國學也宋初天下未有學惟有四書院
睢陽石鼓嶽麓及白鹿洞也太平興國四年嘗
賜白鹿九經當時學者數百人至崇寧末乃盡
廢及淳熙七年考亭朱文公為郡始斥其舊而
大之又定為學規示學者來學者亦無公而白鹿

洞之盛出他書院右自後守其成規二百年如一日也而隳廢今乃如此余亦無如之何也余嘗恠世之為佛老氏之學者其宮室一廢壞輙脩舉之不旋踵豈佛老氏之學能盛於儒者哉蓋為其徒者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能必成故也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常骫骳不自振不能以有為而聖人之道顧因委棄鬱塞而不得行嗚呼此其敝也非一日之積矣余於是蓋重歎之也今按自書院東北行先徑尋真觀乃可造白鹿洞望水簾記誤

重建白鹿洞書院記　胡儼南昌人祭酒

白鹿洞在南康廬山之陽五老峰之下山川環合林谷幽邃遠人事而絕塵氛足以怡情適興養性讀書宜乎君子之所棲託士大夫之所講學焉唐貞元中李渤與兄涉俱隱於此嘗養白鹿以自娛故洞因以為名寶歷中渤為江州刺史即洞建臺榭環流水植花木其盛槩遂有聞

於時南唐昇元中立學館設主領賜經書給廩
食聚生徒常數百人在當時謂之白鹿國庠宋
初天下止有四書院曰白鹿曰嶽麓曰嵩陽曰
睢陽學者宗焉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奏
請九經詔俾國子監給印本驛送之皇祐中比
部郎中孫琛復置學館教其子弟四方來就學
者亦給其食後罹兵燹棟宇消落淳熙六年紫
陽朱文公先生來為郡守親訪其處[illegible]傷狀興懷

於荒涼廢壞之餘重為作興堂廡齋塾頓復舊
觀給田聚書招延士類表揭教條以為洞規又
上奏狀請賜勅額一時文風士習之盛濟濟焉
彬彬焉其用心之勤嘉惠學者之意見於詩賦
與東萊呂公之記詳矣後文公為浙東提舉復
遷錢屬郡守錢聞詩建禮聖殿并塑宣聖像繪
十哲像其興教遺愛者不亦遠乎越二年郡守
朱端章相繼有作復撥田以增給焉興廢本末

大畧如此歷宋以及元季屢經喪亂書院遂廢
殿堂齋舍鞠為茂草瓦礫荊蓁翳於丘荒國朝
洪熙初余休致而歸偕侍講余正安僉憲黃汝
由嘗一造焉周覽故蹟徒有感而已正統元年
東莞翟溥福來守是郡考圖閱志嘗然歎曰前
賢講學之所乃廢弛若是豈非吾徒之責哉於
是率僚屬捐俸入以為之倡而三邑義士葉剛
梁冲楊振德等聞風而興或出資費或助力役

剗穢除荒取材僦工先作禮聖殿大成門貫道
門次作明倫堂兩齋儀門先賢祠以及燕息之
所凡為屋若干間興事於三年秋七月訖工於
是年冬十二月董其事者剛美哉輪奐燦然一
新郡邑士民莫不欣戴七年孟夏監察御史昆
明張公仲益行部至南康躍然喜曰能興文教
郡守美事也乃擇日造其所遊覽之際顧謂溥
福曰是不可以不記溥福遂錄其事來告余惟

郡守者民之師帥教化者政之先務而獄訟徵輸簿書期會不與焉今溥福興廢舉墜能為人之所不為可謂達治本知先務矣然必有教之之師養之之具拔俊髦而造就樂菁莪而長育俾之知明誠之兩進與敬義而偕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庶不負先賢立教之本旨也他日有賢者興道明德立以嗣夫先賢之教者則溥福今日興建實為張本云

重脩白鹿洞書院記　彭時　安福縣人學士

江右名山以十數惟宦廬最勝廬山古蹟以十數惟白鹿洞最勝洞即唐李渤隱居之所南唐始立學館至宋表章為書院而其規制大備於晦庵朱夫子此其所以最勝於廬山而有名於天下後世也予自始學已聞其名欲往而未暇成化丙戌冬蒙恩歸省道過南康首問所謂白鹿書院者郡邑學者言曰書院距府二十里其

地正當廬山五老峯下前守翟侯嘗興復於久
廢之餘今守何侯等成提學僉憲潮陽李公之
志經營措置重加脩葺以去年秋始事而以今
春畢工視昔加宏壯矣予聞此益欲往觀焉又
自以遠親歲久恨不一日拜膝下奚暇從容他
適哉乃不果既至家居未踰月而召命遽下中
貴護往還者促行甚急予意白鹿洞之行又不
遂矣乃歲除前一日舟次南康舟人遽報北風

漸猛不可行中貴曰宜求停以待風止予竊喜
曰此乃天相予成白鹿洞之行也中貴亦喜而
偕行於是命驛吏具肩輿太守何侯濬同知譙
君讚教諭吳君愼等聞之皆騎以從循岡阜北
行十餘里乃折而西行路徑崎嶇一水凡五六
渡而後至盂其間山勢奔援左右環拱如合抱
狀前有清溪上下多巨石石間刻字多文公遺
蹟皆山臨水棟宇翼然西爲禮聖殿又西爲先

賢祠東為明倫堂又東為文會堂俱有廊廡門
塾制作合度不侈不陋而又繚以垣墻樹以松
竹深邃清曠誠於讀書養性為宜予入謁廟祠
既俯仰四顧心甚樂之但恨不得久留以遂好
古懷賢之思也悵然而去去數月何侯書來屬
記吳君復具事實并致諸名公述作於余以必
其成顧余不敏何足以記此雖然余既以不得
久留為恨得托名其間亦復何辭故不辭而記
之曰書院之作何所始其始於前代郡縣未立
之時乎學校未立而書院興理有不得不然者
厥後郡縣皆有學學校之政備矣實若無所事
乎書院然好古君子乃獨惓惓致力於此豈無
意邪誠以學校課試遵時制士未免乎科舉之
習書院教養崇古法自可專於性命道德之學
也夫科舉之習盛則外重內輕趨浮華而忘本
實習有矣惟出於科舉之外而學夫性命道德

之學則士習正而真才出道明德立無所用而不宜進可行道於當時退可著書立言垂範於來世科目得失有不足言也吾意文公昔者興崇書院其志固在乎此而今僉憲公與何侯等所以脩葺之者豈非欲學者學於此而有成然後借科目以進斯可建功立業而昭實用於天下也耶其嘉惠來學之心至矣遠矣學者尚體其心脩朱子洞規之序必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庶幾出處進退皆有益於名教不尤增高於廬山大有光於江右歟請以此言勒諸貞石以俟

重建白鹿洞書院記　李賢南陽人大學士

竊惟三代之教人也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規模廣大制度詳備師無不立士無不習是以人倫明而風俗美宜乎比屋可封而人皆君子之行矣斯時也豈復有所謂書院之建隆

及後世學校之政不脩而人才日以零替於是賢士大夫始留意焉此書院所以建也宋初天下郡縣未立學校時則有四書院而白鹿洞其一也然此書院于今為尤著者實由大儒朱文公興起之也嘗觀文公來知南康建此書院於傾廢之餘用心甚勤所以為賦為詩求記以形容紀述之者亦慮夫歲久傾廢尚冀後人有誦讀文而感發者或繼而脩之庶復興起而一郡之士又有所造就矣此文公之心真所謂繼絶學而開太平之心也守斯土者果委靡不振則已苟有景慕前賢之志則必慨然為之而不辭也噫斯人也豈易得哉不然文公去後三百餘年郡守所更不下數十而重脩者僅一見焉如程侯溥福是也由是觀之則此書院傾廢之日多而興起之日少欲望斯郡人倫常明風俗常美人才常勝難矣茲有吾鄉之士曰何濬者

支書至京告予曰濬於成化改元承乏南康視
篆後往謁白鹿洞書院覩其頹敝欲重脩之時
提督學校僉憲李公先見委焉乃儲材聚工屬
星子知縣周讓董其事闔郡尚義之家咸出財
以助其費凡在是役者罔不歡然効力起工於
是歲八月落成於明年之二月其殿祠齋堂廡
門橋垣之類或新其舊或增其缺莫不弘其規
制壯其觀瞻大非昔時之比矣行將延師集士

以振文風敢乞為記用紀其事刻之于石以告
後來予惟是書院也在文公作興之日則有東
萊呂先生為之記在程侯重脩之日則有祭酒
胡先生為之記顧予何人敢續二先生為記乎
雖然何侯之盛意則不可拂也茲有一言告焉
何侯所以重脩是書院者蓋亦景慕文公之高
風而興起也凡文公之用心於斯者亦當體之
而用心焉給田之未復者復之聚書之未備者

備之揭昔日之教條以為洞規集今日之士友以相講習必使是郡人倫明而風俗美才賢濟濟見用於時庶臻實效而不為虛文矣何俟其視此而加勉焉苟或忽之則前功盡棄殆無異於不脩者是以君子所為必慎其始而成其終也豈草草哉若夫是洞顛末之詳具載前記茲不復贅

重脩白鹿洞書院記

李齡 見姓氏志

V
D959.914
P75l
5

娛因以名其洞後經五季之亂故址已廢宋淳
熙五年戊戌晦庵朱文公先生來知南康軍始
訪其處復建書院又上言請賜勑額又賜御書
石經監本九經於其中列聖賢教人為學次第
以示學者置田以贍其用每休沐輒一造與諸
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暇則相與優游泉石間
攄幽發粹竟日乃返一時名人陸子靜劉子澂
林擇之輩皆嘗從先生游焉後文公為浙江提
舉復遣錢屬郡守錢聞詩建禮殿塑宣聖繪寸
哲像備官僚學徒行釋菜之禮其垂教貽謀之
意深矣歷宋及元屢經兵燹書院遂廢我朝正
統丙辰東莞翟君溥福繼守是邦仍其舊址復
構殿立像殿前有大成門古有先賢祠中白鹿
左濂溪右晦庵三先生像像前有二程張横渠
陳了翁陶靖節劉西澗父子七先生神主在焉
殿左有明倫堂東西齋儀門貫道門堂左有文

會堂祠左有燕貽房總若干間歷歲滋久梁棟
朽腐成化紀年乙酉齡奉命督學全南康翼日
謁書院仰瞻其陋謀欲脩之適知府中州何君
濬抵任且在國學素有師弟子之好因以命之
君乃謀於推官沈瑛知縣周讓募義民廣廷華
等得穀五百斛鳩工聚材命主簿曹昇者民廖
瑩高鑑教讀唐維禎董其事邑人聞風慕義捐
貲財施磚瓦助力役者比比經始於是歲八月
朔日以明年二月訖工既重脩其舊復增建兩
廡櫺星門貫道橋剗除荒穢周以墻垣樹以松
竹殿堂祠宇煥然一新乃聚在泮諸生朱暉梁
貴等與郡人子弟之俊秀者講學討論繼先賢
之遺教而興學於當時誠書院之再興也興廢
始末前祭酒胡先生記之詳矣星子縣學教諭
吳慎復憲是功不記無以垂勸將來乃具其事
請記于石齡惟是洞山川之勝非若禪宮道院

徒為遊觀具而聖賢遺像在是宋子教人成規在是先儒之遺風流澤在是一郡之教化盛衰在是誠為政之首務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若翟何二守可謂知所務矣視彼瘝官怠政徒知竊祿而有玷於名教者其賢不肖何如也後之繼治者尚鑒於斯

重脩貫道橋記

白鹿洞書院前有門曰貫道門南數武有石橋跨澗亦以門名考之郡志書院有石橋三曰流芳曰秩流曰貫道而國初金華王公禧遊書院記云書院毀已十五年樹生瓦礫間大且數圍前有石橋曰濯纓鄰流也曰枕流書院所存者獨此二橋而不及貫道蓋其廢久矣天順戊寅春予因修書院往視適鄉貢進士李昊與其徒數人讀書院中請於予曰是橋值貫道門寔書院正路也公既修書院不可不復是橋乃命橋近

居民覓圯石於澗得三之二喜曰是易爾又得
石工廬陵張元積欣然以為已任經始於二月
庚子再越月而成視舊加高三尺有奇橋下有
巨石恐其阻漲水而有損於橋也焚而去之且
塑先聖四配像於禮殿本于周朱三公像於前祠
而書院之觀悉復其舊皇皇復請曰舊有橋記
鐫于石板而鑿岩石以陷其中蓋文公親筆也
近為人剜取以去識者惜之公既修是橋不可
不補是記以遺來者又書其歲月以遺之云是
橋之費用白金拾兩粉米一石有奇夫匠二百
餘工竭力相成者同知成都喻君銘通判濟南
孫君智推官嘉定張君應選而董其事則司獄
桂林盧思聰云

遊白鹿洞記　祁順東莞人江西右布政使

昔唐李渤隱廬山白鹿洞後刺江州即洞創臺
榭植花木而名勝遂聞於時南唐昇元中始建

學命李善道主其教宋初以九經印本賜之皇
祐間郎中孫琛置館給田學者雲集其後淪於
隳廢至晦庵文公大興焉國朝正統初南康郡
守翟侯溥福脩其廢墜後三十年江西提學僉
憲李公齡再增飾之先賢之聲教昭如也予慕
此最久而未獲造觀成化己亥秋七月旬宣南
康適僉憲莊君恭繼至八月甲申朔同下郡學
謁先聖廟畢莊君將取便以至潯陽而潯陽道
經白鹿不遠予遂偕往遊焉郡邑文學林材簡
訟方文昌吳旦邑庠生龔行萬志于高輩相率
以從出郭之北歷田野涉溪徑望五老峯而前
白雲罩峯巔隱隱不可辨書院正當其下岡巒
環抱澗水自西來繞而東不之由貫道橋入櫺星
大成二門旁徑西廡上謁聖殿殿東有明倫堂
兩齋西有先賢祠塑李賓客周濂溪朱晦庵三
像祠後為希賢室其東為號房為延賓館皆正

統以来所脩復者舊有樓曰聖吉曰風泉雲壑
閣曰聖經曰雲章亭曰風雩曰枕流曰自潔堂
曰成德曰攝儀曰友善曰文會橋曰濯纓皆弗
存惟枕流橋無恙若流杯小三峽勘書百花二
臺遺址及風雩觀德敎石枕流聖澤釣臺文行
忠信風泉雲壑勑賜白鹿洞書院諸石刻咸完
然如故登覽徘徊不覺為之興懷莊君別去予
就延賓館少憩欲為書院賦未克成急雨遍止

出望四山濕翠盈目如金壁芙蓉隱映萬狀從
院西適棲賢寺故址不數里而近越岡阜田澗
穿松山森欝中細雨飄灑居人掃門候謁不入
道聞水聲碎磔至則兩山折裂泉瀉石澗盤折
阽絶石橋横其上甚堅昔人以其深險取三峽
名之橋東有陸羽泉西有飛来亭亭側一碑嵌
石壁刻宋郡守錢聞詩所題其北有玉淵潭於
是寺廢百餘年舊址盡為禾黍之墟矣因念斯

地與白鹿洞幽勝其經名人賞愛亦不相上下
然寺廢久莫之復而書院或廢或興得如今日
之美盛者聖賢道化與天地相悠久其講授之
處山川英靈固默相而陰護也循澗以還徑村
落十數疏畦草徑稻雲松風苑囿佳趣回顧五
老之巔雲散日明若闢顏相送眷戀不捨近郭
數里見西巖白虹掛天而下者開先瀑布也曩
予嘗至焉景蹟猶歷歷在心目間抵分司未暮

乃記游觀大槩以示同行者 濯纓橋即流芳橋今在廻流山下記誤

重建白鹿洞書院記

何喬新 盱江人刑部尚書

廬山五老峰下有白鹿洞乃唐李渤讀書處洞
中養一白鹿故名南唐元宗始即其地為國學
給田以養其徒宋興因而不廢太宗嘗以九經
賜洞中學者俾肄習之來學者嘗數百人至熙
寧末其學始廢南渡以來晦庵先生來守南康
訪其遺址請于朝而復之又定為學規以示學

者來學者益盛元李毀於兵燹而書院隳廢殆
盡學田多為佛寺所據予少讀先生白鹿洞賦
及和尤延之廬山雜詠諸詩慨想當時規制之
盛渴欲一往訪風泉雲壑之樓尋昔賢之芳躅
庶有以自發者然宦遊中外竟莫能一至焉成
化初江西按察僉事潮陽李公齡因提學訪其
遺址稍作學舍又買田百餘畝又得廢寺田八
十餘畝以食學者創復之初猶未大備弘治八
年嶺南蘇君葵由內翰遷按察司僉事以董學
政嘗過書院憫其隳廢思更新之告于巡按王
君元善又謀於按察使陸君珩僉事沈君清沈
君銳協圖起其廢宗室上高賢王聞之助以白
金百兩諸公又鉤較羨財節縮冗費以供工匠
之食材瓦之需乃屬劉守定昌撤其敝腐酌為
規制中為文廟傍為兩廡明倫文會二堂以次
居左各有儀門以時啓閉文會之前為延賓館

東西齋舍六十餘間經始于弘治丁巳年八月
旬日至明年十月七日始用少牢告于先聖先
師而落成焉時兵部郎中婁君性嚴政家居諸
公延請以典教事惟養士之田未數蘇君告于
巡按監察御史陳君銓陳君慨然以為己任乃
考學田舊為僧寺所據者今多為汙萊廢壞矣
於是收市開先寺閑田四百六十餘畝又市泗
洲寺蕪田四百三十餘畝合李君所置幾千餘
畝以供祀事以贍學徒先是鎮守江西太監董
公讓雅重斯文嘗謂興復先賢遺跡非圖經久
之計不可至是亦捐己白金十斤以益市田之
直僉以為百年之廢興於一日誠為盛舉乃具
顛末令諸生黎允吳漸求予為之記予惟諸公
此舉有功於吾道甚大必屬諸大手筆豈鄙劣
所敢當固辭不敢為二生請之益堅乃為之言
曰吾夫子之道至孟子而失其傳濂溪晦庵二

先生出然後有以紹墜緒而振絶學濂溪嘗知
南康寓家盜江之上晦庵亦知南康講學茲洞
之中則江右乃二先生過化之地凡一草一木
皆衣被道德之光矣況靈而為人秀而為士者
乎我國家文運聿興
聖天子崇道以淑人心而在位任治諸公篤意
斯道因二先生過化之地作為學舍以教諸生
又市腴田以養之延典教者以教之期得明睿

之才以佐休明之治而已凡來學於茲者仰廬
阜之巍然而興高山景行之思臨盜江之淵然
而悟逝者如斯之旨尊所聞行所知昕不愧二
先生之遺教而亦無負鎮巡與在任諸公作興
之意矣喬新老矣雖下獲與諸生絃誦於茲然
亦私淑二先生者也頗與諸生共勉焉既詳識
其事而田之疆畝與稅籍之所隸具列于碑陰
弘治己未夏四月望

白鹿洞學田記

婁性 上饒人南京兵部郎中

白鹿洞書院乃紫陽朱夫子集士以道之所士之饔飧有田十二頃世遭兵燹院毀田籍無籍可稽莫知疆畛所在迨我朝崇儒重道之典興更歷多賢院創殿廡堂齋數十楹而田則不及二頃典學憲僉東廣蘇君伯誠督理院事憫棟宇卑隘且就傾圮謀諸侍御王君元善同寅陸君用節沈君廉夫沈君文進乃屬郡守劉君邦泰撤其故而一新之楹以百計材美工良命奐之麗數倍於前較之淳熙之盛不多讓焉十三郡士慕風雲集者不遠千里而來凡五百有奇歲入租二百餘石罄於鳩工之費士皆裹糧無他貯以給之三閱月家單不自贍者日辭去蘇君又謀諸侍御陳君秉衡以養士不可無田無田是無院也適郡之開先寺僧為從役所併稱貸不足乃出田四頃六十餘畝求佳焉陳君計

直償之繼而泗洲寺亦以開先之故出田求售
數縮十之一陳君知為沃壤償之倍其直經營
貿易則潘貳守重王林節推伯材之勤焉共幾
十頃悉歸之於院以為養士久遠之需直出公
帑羨餘官民無預蘇君懼世邁年湮罔保厥終
乃磨石四通命予記之并列田稅籍所隸與其
頃畝之數于碑陰一樹之院堂一樹之郡齋一
樹之察院行臺一樹之典學勿司為千萬年計

也予亦與院事者義不容辭昔崇安令趙侯彥
繩取僧田二頃入於學宮使無君父者不得獨
安其飽學為忠孝者得以無營於外益脩其業
紫陽頌其務一而兩得信矣古今相去三百餘
年事之默相符合有如此者夫士之藉田以養
道之藉士以興其義一也三代盛時野無無田
之夫家無不學之人故道興治隆風動千載其
後田不并授士之養無所出故院有田則士集

而講道者千載一時院無田則士難久集院隨
以廢如講道何哉陳君有功於道也博且久矣
使其在紫陽時或紫陽在今日又不知何如其
須也士之食於陳君者不思謀道惟利祿之是
媒則為虛集於此而不如在學宮之為優也是
亦素飧而已矣然士之來此者領蘇君之教必
知以道自勗焉予亦不可不為之過慮也其職
田事者文當謹出內之典無命合之私廢不負

陳君處心之劬矣陳君名銓秉衡其字湖南永
州人由進士歷陞今職聲實在朝著書不能悉
其治行之懿況此舉乾坤盛事也當世之載籍
故紀其事之顛末以待觀風者採云

獨對亭記

邵寶 無錫人提學副使

弘治辛酉夏六月寶奉詔視學至南康白鹿書
院是院也勝在五老聞於四方迺負而弗鄉雖
無大繫於是亦若關典者故周覽之餘欲為亭

以對之屬時暑雨未暇相度蓋越一年而後再
至步自南岡歷於東崖得地丈餘其平如砥其
崇如壇竊意亭宜於此諸生從者曰此文公先
生舊游也俯觀崖石有風泉雲壑四字仰而西
望五老當前若拱若揖若陟若降若在咫尺可
延致與語寶欣然喜曰此真吾意乎雖然五老
之勝有目者共覩而非公莫之能當今是地也
公嘗居之不於此亭焉為宜既而亭成衆以

名請名曰獨對重公蹟也或謂峰以老稱不獨
以秀以奇而以其壽是五老者天始與始地終
與終壽孰對之謂公獨焉何居寶聞諸孔子仁
者樂山山以氣凝而理行其中泉石土木無所
非仁惟仁故靜惟靜故壽凡山皆然而高且大
者則尤至焉公仁者也純博中正德與山協為
鎮為嶽五老之對固其所哉君子觀其進退語
默從容暇豫既得公之靜矣則其化遠功深表

儀流澤與孔子無窮其為壽對諸五老又有能信之者況公前後代有寓賢何莫不具一節至要其大孰與公比非公獨對誰其偕之是以危登極眺覽天下之至奇椎辭勁筆發天下之至秀彼以其五公以其一出象入神形於舞蹈斯固公之餘事而所以作對者亦在是矣抑豈惟是哉公仁且智登斯臺也又嘗反而東顧深湖長江至于滄海皆公之五老也寶生也晚幸讀公書見公所對如從公焉敢用窺測記于亭中試驗諸五老其亦以寶為知公歟

大意亭記

唐龍 蘭谿人江西監察御史

南康之野繄昔有洞距洞數里曰五老峯峙焉峯蓋洞之勝郡之巨觀也唯是唐李渤隱于洞飼白鹿以嬉今洞堙矣五老峯故巖巖然中峯卓立旁四峯並侍而夾持之厥色蒼蒼厥氣沉歛若鄉不貳之老其一列不紊若以齒然宋淳

熙中子朱子知南康軍嘗即洞遺墟糞除營葺
論道于中暇日望五老峰登焉陟降惟性游息
以時峰于是乎重正德庚辰夏予小子行諸郡
縣首謁洞學既出問所謂五老峰者林莽鬱然
隱隱莫之辯從者指曰某處客嘗建獨對亭以
觀盍從之亟赴僅巔而已乃攀崕循隴渡澗越
壑忽得平砥焉五老躍如于前予迎之曰峰在
是矣既而仰若可挹跂若可及無幻形無晦象

信所謂洞之勝郡之巨觀也而今而後庶其見
大意哉豈天遺之以待吾人而予小子顧幸有
遭乎是誠宜亭或曰無石從者曰崕可伐或曰
無榱曰麓可採或曰工不足曰洞稼可易然則
無糜於官而民勿病哉郡長吏張愈嚴倅林寬
曰諾越三旬亭乃成夫太虛無用以道為用道
無體以物為體故太虛道之根乎不亦隱哉物
道之器乎不亦顯哉即隱顯之間洋洋然物而

非物可見而不可執者夫所謂大意也今夫峯
堅者石也潤者土也而其宣陰陽布四時生百
物則大意存焉耳豈惟峰哉凡川斯逝焉斯疾
魚斯躍日月斯照稊粃瓦礫亦莫不然夫何士
洗洋自恣百姓呰呰吁吁噫晦也久矣君子由
學而之敬由敬而之誠之明敬以主之明以照
之誠以要之夫然後道之大意觸之於物得之
於目契之於心一乂奚感焉苟不敬不明不誠則

泰山在前猶瞶瞶耳而道乎哉此實洞之遺教
也然則斯亭匪直為山川之迹雲物之景耳目
之玩可知已

獨對亭銘并序

李夢陽

獨對亭者白嚴洞書院亭也在書院東挽流橋
北崖上為朱子舊游處其下則峻溪湍灘衝縱
乃其崖下亢而上砥陟亭西向適與五老峰對
又崖間鏡風泉雲壑字大如斗亦西向故曰獨

對云獨對者前副使提學無錫邵公所名也詳
見其所自記後十年而予來陟其亭夫獨之言
孤也對者主賓也方吾之未來則所謂五老者
固謂吾賓也及既來也陟亭而對之則吾非若
主邪何也亭吾亭也夫亭不吾常一往而一來
曰獨對何也大化流行而不停往者去之來者
圭之我既主之則雖謂為獨對不過矣自有茲
峰也周匡氏漢巖下老人唐李曰氏李渤氏率

皆來率對宜此曰獨然而邵公不與也其言曰
仁者壽五老峰下壽朱子仁是宜獨對方我為之
主對固我也其往也不謂我獨也此其人高下
之倫造詣淺深次第學術端邪之分寄不於斯而
占哉且匡氏巖下老人吾不知其何人矣然而
白也予知其文也渤也予知其節也夫二者猶
不得獨與峰對然則來主是亭者盍亦思所以
獨對者已矣予無似追昔從邵公講道許下今

二十餘年矣不謂繼官而同地均業共職有茲
来也自顧品下詣淺志雖端而履弗力於亭今
即主也然逆知来者不與也孔子曰我欲仁斯
仁至矣願及茲勉焉以副許下之盟乃為亭銘
銘曰巖巖五峯若翔若垂當其東南我亭對之
惟混沌初磅礴賦形彼得其峙我得其靈其靈
其峙一元所為曰静曰壽仁者如斯於穆岩洞
嶺廻溪環桂松盤盤學宮是基鼓篋匹摳衣四方

攸歸弘本立教爰自老亭人遐跡存崕鑱熒熒
如日如星邵子爰構獨對斯肇於微紫陽孰並
而當淙淙者澗有源有泉不有哲民疇開我先
五峰巖巖永斯在斯跡殊理同哲其我師作銘
于亭来者式思

六合亭記　　前人

傳曰上下四方是曰六合是亭也登之而見上
下四方亭在白鹿洞廻流山上是山也四面嶄

峭而其上平始予登之而見上下四方也謂知府章曰斯作亭請名予曰六合哉知府章退而謀諸工曰曰山高四風毒日撼蝕霜雪西北之飈亭非石為柱易摧也會報有石柱六卧於匡麓扛之來柱稜面也面如其柱數於是亭製準柱面數而咸六以合豈非天下一至奇至怪事哉是亭也左闕彭蠡五老在右諸是以名矣而不之名者彰六以合也亦大是亭焉爾何也孔

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志非在山也是故六合者天下之義也人之言曰登不高見不遠古今登泰山者多矣何獨孔子登而小天下哉譬諸以量受物視其巨細為容誠非其人也登之而見五老彭蠡之在前不駭焉而眩者亦鮮矣矧能有上下四方不能有上下四方矧能曰小天下故曰彰六以合者亦以大是亭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人之始非與聖殊也然卒不之大

者非係於見不見哉故見之遠者登必高徒高
者非能大者也故予之大昊亭也又以侯夫能
大者來焉爾亭正德六年冬落成厥知府章之
功再踰年予復來登之而知府陳森從蓋知府
章亡踰年矣章劉氏惇信有惠政隆惠州人也
予不欲泯其功故及其為人

釣臺亭記

前人

李子遊於白鹿之洞顧山壓澗谷嶺合沓石灘
茂林適秋之交風行瑟瑟颯颯回視五老峰
垂在几榻於是洒然而樂也曰佳哉山矣乃與
諸生泝澗蹇蘿履石而上剔蘚考刻步自院門
西百步有石突如危如仰而睇之鑱曰釣臺俯
之渟泓魚躍諸生曰此往者釣魚處也李子曰
吁佳哉乃命即其上作亭焉亭成李子遊於其
上諸生從李子俯仰良久喟然而嘆曰天予今
乃知釣可以喻學也諸生曰夫釣與學同乎李

子曰夫釣者飭竿絲綴芳餌兀坐磐石之上凝精歛志沾沾而聽睟睟而視期取必獲盖飢需之餔而渴俟之酤也乃竟日而不得一魚神荒氣沮投竿踽踽而歸路詠溪謌天日向暮諸生以為苦邪樂邪衆皆蹙額弗懌曰苦矣李子曰假令以四海為壑明月為鈎以虹霓為絲以崑崙為磐石凌雲駕鴻超出天地倒視日月釣無不獲朝醢巨鼇暮饌脩鯨則汝頤之乎衆皆掀眉而喜曰頤哉然無能焉李子曰夫釣以魚學以道故据磐石兀坐竟日期取而必獲者計功者也假天地以為釣垂涎于不可必得者鶩遠者也計功者泥鶩遠者虛夫泥與虛不可以得魚而況于學乎是故君子以仁義為竿以彝倫為絲以六藝為餌以廣居正位為磐石以道德為淵以堯舜禹湯周孔相傳之心法為魚日涵而月泳之至而後取不躐其等不計不必積久

而通小大畢獲夫然後道可致也是以君子身
處一室而神遊天地矣夫然後以磐石為崑崙
丈絲為霓寸鈎為月溪壑為四海鯫鮎為鼇鯨
此所謂一貫之道也故曰釣可以喻學諸生乃
斂色平心再拜而謝曰聞教矣書于石為記

白鹿洞書院宗儒祠記　前人

宗儒祠舊名三賢祠三賢祠者祠唐李賓客宋
周朱二公者也故皆本土弘治間江西按察司
僉事提學蘇公止模周朱二公像于中而遷李
賓客主於別室及副使邵公為提學則又以嘗
從朱子講學於洞者十四人從祠之改曰宗儒
祠十四人者林擇之蔡沈黃幹陳宓呂炎呂燾
胡泳李燔黃灝彭方周耜彭蠡馮椅張洽也詳
具書院姓氏志夢陽謹按宗本也法也又尊而
主之也大凡為之本而可法使其尊而主之者
皆曰宗故山曰岱宗水曰宗海大君曰宗子家

之嫡曰大宗皆言尊而主之又為之本而法之也其學也則各以其邊而歸之者為宗如史記道者宗清虛陰陽者宗羲和法者宗理名者宗禮墨者宗墨而謂儒家者順陰陽明教化游文六經留意仁義宗孔子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者是已夫歸而趨之者亦以為之本而足法焉耳以為之本而足法則必尊之以為之主尊之以為主則各是其是彼得與我峙峙而角立於

是吾之所謂宗者或幾乎熄矣故曰孔子沒而微言絕孔子沒百餘年幸而孟軻氏起焉孟軻氏沒千餘年又幸而周朱二公起焉自周朱二公起於是天下始了然知有孔孟之傳莫不趨而歸之夫然後吾之宗若山之岱水之海國之大君家之嫡雖有不尊而主之者不可矣人故曰周朱者儒之宗也且人孰不欲為聖賢然異境則必遷遷斯變變斯雜雜則流於清虛陰陽法

名墨諸家故有雖始了然知孔孟之傳而終或入於禪者如游酢是也今學於斯者謁而見吾夫子及孟氏又見周朱二公誠惕惕若有關也曰吾何舍此而從彼於是流者歸雜者一變者定遷者還真猶趨嫡趨君趨海趨仕者之為是誰之力然哉故曰周朱者儒之宗也或問張程諸公不祠曰二公者此其過化之地而朱子實為章明洞學主又是宗也周倡之而朱成之也

白鹿洞書院宗儒祠記

楊廉（豐城人南京禮部侍郎）

南康府白鹿洞書院有宗儒祠焉其所祀則濂溪周夫子考亭朱夫子暨勉齋黃氏以下凡若干人云祀之之義何居周夫子嘗為守于此朱夫子既嘗為守而又興建書院于此者也至於勉齋以下皆嘗講學于此者也蓋非有關於書院則不泛及匪諸儒則固不混施也於戲儒之道大矣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

學為萬世開太平斯其儒之謂乎二夫子大儒也真儒也勉齋以下諸儒也醇儒也書院之教其來尚矣所以講明而切劘者儒之道而已三綱五常吾身之所繫也四端萬善吾心之所統也五經四書作吾之階梯也諸子百家資吾之辯駁也群居終日潛心乎儒如射者之必志於中的如行者之必期於赴家旦望瞻仰必以圖說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洞賦所謂明誠兩進敬義其偕立而日加勉焉此外復以有鄉諸儒之著述宜搜而博考焉于以反覆而精思之于以勇往而力行之其不至於儒吾不信也審如是則此祠固所以為報抑豈不足以為勸哉舊祠惟二夫子其推及諸儒則前提學蘇公伯誠及加祠額以宗祠而顏體大書之則後提學邵公國賢三公之於書院極有意於興之邵公謂諸生之來游者曰非能科舉進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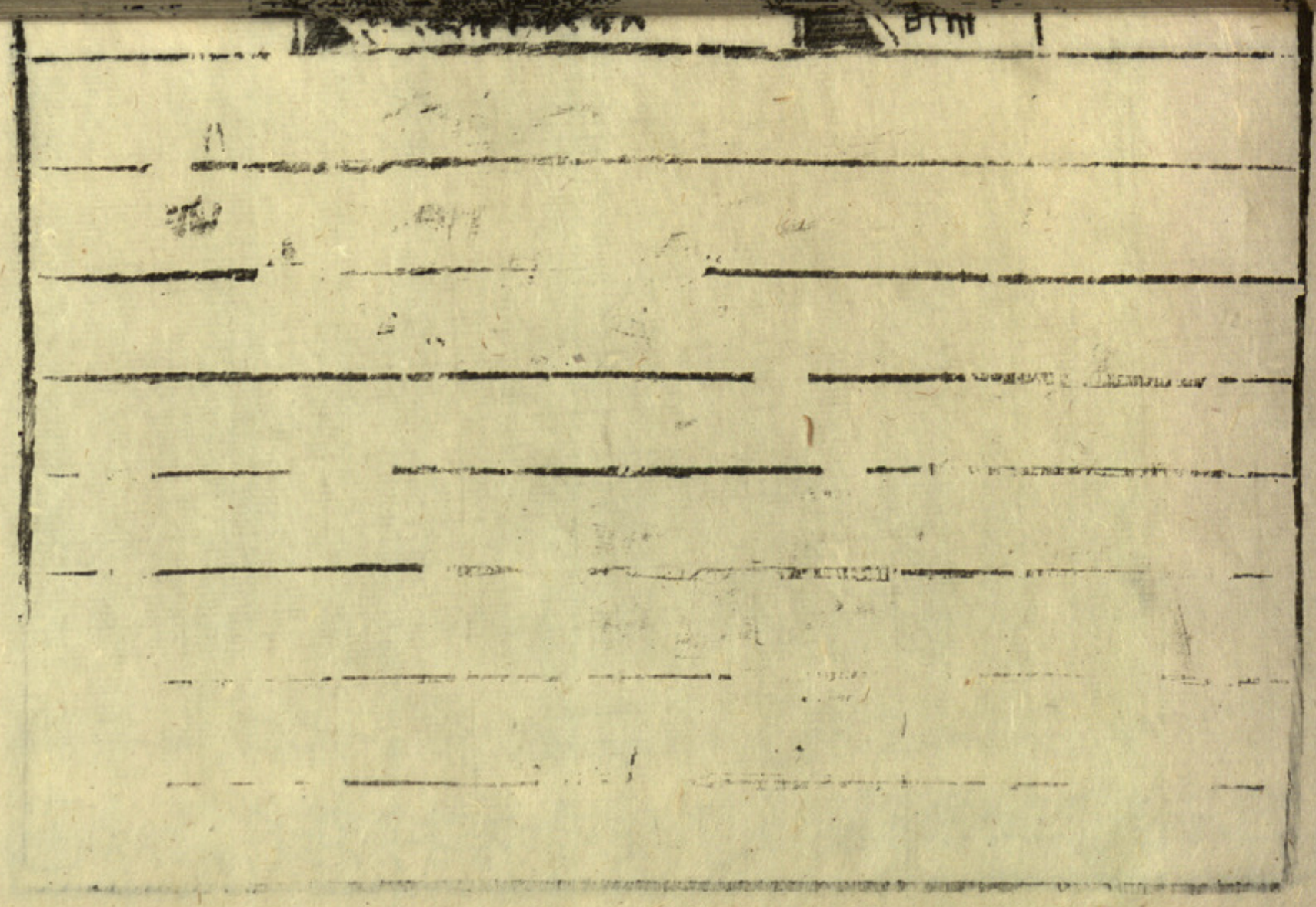
念無輙至此其所以待學者不淺矣記之所以為來者告

品士亭記　邵寶

予昔為許嘗作品士亭於學宮蓋取其郡先儒靳裁之氏之說將與諸生共戒勉焉毋當責舉必觴於亭以相其志時予雖有學責然未專也比者奉命督學江西視前舉如為之兆者及涖若昌分司顧其東隅有一亭而未名予曰是可以名品士矣遂名之惟許亭之始作也太史義興吳先生實為之記而予復書其碑陰謂士之品二道德其上功名次之所謂富貴云者宜斥不與夫抵予之為說取諸靳氏而稍自異君子不以為過且安也今之於士也又何道以品之哉蓋要其上焉而已矣而所謂次者亦與焉雖其初終表裏未必一致若難乎為品者然心誠求之不以毀譽不以利鈍不以隱顯操聖賢之

律而槩之於其言行其殆所謂不中不遠者乎
夫天下之須乎士者大矣士無他成物之德經
世之猷憂世之慮三者備焉然後隨其所處蘊
為道德發為功名異其用而固其體此皆所謂
上也惟體不同而用有同所謂次焉此之謂矣
稱才難其辨正在於是而吾乃欲百一求之
答　明詔此夙懷所存非今日為然也豈徒
品之云哉成者品之其未成者激昂之策勵之

陶養之必欲登其上品焉所謂次者且不可自
畫而況其下乎予與諸生固當自省也於乎元
氣不息才無古今盛世名邦惟斯為然予雖疎
陋愧於師道而所以副吾之望者必有其人矣

作品士亭記

白鹿洞書院新志卷之六